

罗 洪 小 说

薄
暮
的
哀
愁

虹 影 丛 书

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

名
誉
主
编

冰
心

主
编

柯
灵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罗 洪 小 说



编

选

林

伟

民

暮
的
哀
愁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序 □ 言 □

朽灵

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绵延浩邈，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妇女受难史。尽管如此，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例如蔡琰、李清照、朱淑贞、陈端生，就足以说明问题。武则天是女皇帝，不是作家，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伦，有这种雅量的，还不见有第二人。

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公认为“至善至美”的文言,而引用“引车卖浆”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文论文,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属于另一论旨,此处姑置不论,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先驱、战士,而其中有不少女性,如陈衡哲、谢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等,就在这先进队列中。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感到很孤独,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胡适称之为“最早的同志”,那就是陈衡哲。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一日》,发表于1917年《欧美学生季报》第一期,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她风神俊朗,是美人胎子,又是女诗人。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她用白话文写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政治宣言,却写得酣畅流利,锦心绣口,个别精彩的段落,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

从1917年到1949年,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三十而立,已经成人了。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

浑然一体,同步成长,也已亭亭玉立。文学是作家人格、个性与心灵的感应,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大而化之,按时间流程划分,第一代如陈、谢、凌等,以及稍后的林徽音(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沍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第二代如丁玲、石评梅、白薇、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等,由于世情鼎沸,国是螭蟾,襟袖渐染风霜,笔端时见忧患,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献身理想。第三代登场,已在抗日烽火之中,情况颇为特殊。在沦陷区上海,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竞爽一时。杨绛海外归来,蜚居“孤岛”,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已俨然大家气象。张爱玲惊才绝艳,造成“张迷”无数,至今绵延不绝。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意)由此可见其风格。称为“东吴女作家”群中,施济美可为代表。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人事代谢,世代更新,“五四”的灯火辉煌,左翼的风云叱咤,抗日的血肉纷飞,转眼都成陈迹,而文苑岁月悠悠,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有如雨过天青,彩虹横空,依然历历在望。

谚云“红颜薄命”,古代才女,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

奇苦。现代才女,也好不了多少。境遇坎坷,婚恋失意,才情横溢,生命苦短,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最不幸的,是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被列名另册,放逐蛮荒,再回头已百年身。有的还不明不白,赔上了性命,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活得轩昂,死得壮美,如诗、如骚,可歌、可泣。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到过赛纳河,饮过延河水,垂老还戴过“右派”帽子。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处境险恶,外界不明真相,目为民族败类,弄得声名狼藉;胜利后不但无功,反而以此涉嫌获咎,晚境困苦。梅娘受尽折磨,白头才得苏息。施济美守身如玉,本身的恋爱故事,缠绵悱恻,也逃不了“文革”大劫。……倘有当代学人,秉大公心,奋春秋笔,写一部“现代女性文学史”,以文事为经,人事为纬,史事为后景脉络,纵横奥丽,荡气回肠,一定大有可观。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中国女性文学,已如春草怒茁,绿遍天涯。不但大陆、香港、台湾俊彦辈出,卓有声誉的女作家、女诗人、女学者,足迹已遍于全球。她们的视野、感觉、人生体验、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当年草路蓝缕,开荒播种,犹似玉树临风,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老成凋谢,健在者寥若晨星。“五四”元老中,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一代典范,如岭上青松,历经霜欺雪压,高风劲节,愈见峥嵘。苏雪林老人,已到了百岁高寿,现在台湾,新写

□ 编 □ 选 □ 说 □ 明 □

世纪回眸,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有鉴于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虹影”丛书,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一些长期被忽视、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

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行谊和艺术成就,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也发表一家之言。

丛书的编选整理,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严格尊重原作,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同时,还进行多方核对、引证,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错讹,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人生思索、多姿多彩的笔触,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而终于横空出世,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而且我们相信,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我们将丛书取名为“虹影”,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但愿我们

摹 写 “ 社 会 给 我 的 一 点 悲 哀 ”

为编选这本罗洪小说选,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白发苍苍的时代老人。她身材不高、面容和蔼,乍一看,像一位慈祥而普通的老奶奶,可是她的确就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驰骋在中国文坛的知名女作家。她矮小瘦弱的身躯驱动着一股恒久而坚韧的力量,她多产而作品的艺术个性与其他女作家不同。赵景深先生早在他那本《文坛忆旧》中颇有见地地指出:“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五四”女作家大多出身于封建大家庭,走出家门后又在高等学府深造,沐浴着新文化的曙光,在洋溢着既追

求个性解放、又享受温馨亲情的氛围里成长,其人其作无不充盈着抒情的闺阁气息。罗洪却不然,她1930年步入文坛,算不得“五四”最早一代作家,而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国多灾而不幸的年代,因而她的作品注定刻下了自己的特色和她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印记。

罗洪(1910—)出生在江南小城上海松江县(当时属江苏省),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她从小寄养在一个乡下农民家里,对古老的农村和淳朴勤劳的农民积下不解之缘。她的学生时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特别是目睹了帝国主义唆使下的江浙军阀战争。正如她后来回忆说:“我不断地接触到许多悲哀痛苦的人,在人们的笑影里我看到泪痕和欺诈,幸福和愉快实在太缥缈了……这种现实的感受,使我改变了童年时代的天真的幻想和憧憬,生活又不允许我在实际行动上为人群捐起什么责任。”1929年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罗洪返回故里边教书边写作,开始了她的人生追求与文学生涯。

在封建气息浓重的农村长期生活,培养了罗洪对虚伪世态的洞察力,而对现实主义“为人生”的向往,又形成了求真的文学观。在取材与风格方面,罗洪追求广泛性与多样化。她在1935年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序里这样表述着自己的创作观:“固然有许多人专写恋爱故事,有许多人专写农工生活,要是一定要每个作者这样做,专写一方面的小说,那是不可能的。人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可以把多方面的题材写下来。我不能专写恋爱,我不能专为工农们说话,我也不能专凭理想写下东西。收在这里的几篇故事,都是社会给我的一点

悲哀,或是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因而,我们在罗洪的作品里,看不到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看不到喧嚣鼎沸的工农抗争,也看不到空泛而理想化的浪漫蒂克情调,她一投笔就把目光凝聚在这块传统文化积淀厚重的故土。她的早期作品《腐鼠集》(1935年)、《儿童节》(1937年)和长篇《春王正月》(1937年)大多反映社会的诸多迫切问题:城镇居民的幻灭、苦闷和矛盾,农村农民经济的凋敝,世俗社会世风的衰微,等等,其风格沉郁而凝重。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其家乡的沦陷,罗洪和丈夫、文学翻译家朱雯率家迁往桂林。此间所写作的有散文集《流浪的一年》(1939年)、散文小说合集《为了祖国的成长》(1940年)、短篇小说集《活路》(1940年),罗洪作品的风格又染上一层激昂悲愤的民族情绪。

1939年,罗洪由桂林取道香港,回到“孤岛”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罗洪潜离上海,蛰居皖南山城屯溪,直至抗战胜利重返上海。上海时期是罗洪创作的成熟期,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鬼影》、《这时代》和长篇小说《孤岛时代》。这时罗洪的笔变得犀利而坚韧,一方面她“愤怒地鞭挞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揭露那些乘人之危,欺人以诈,谋取私利的社会蠹贼”,一方面她“也热情地歌颂那些义无反顾奔赴前线的志士,赞美那些为了祖国献出自己一切的青年”(《过去的岁月·序》)。

罗洪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几多变化,但在创作方法上,如同乡挚友施蛰存先生所言:“后期的罗洪仍是早期的罗洪。”罗洪始

终不渝地追求着用她细致而犀利的笔调去真实描摹人情世态真相的崇高的艺术境界。

读罗洪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时间的隧道回溯到历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强烈领略到她那独特的笼罩全书的一种哀愁伤感的氛围。这是作者所喜欢的艺术氛围。编者以罗洪自己钟爱的小说《薄暮的哀愁》作为选本的书名,正是有鉴于此。

罗洪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摄取生活的能力与把握题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无复杂错综的故事,而以侧重人物性格刻画见长,特别是细微精致的心理描写,竭尽当时的人情世态;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征状。

要在一个篇幅不长的选本里选出能反映作者艺术成就和创作风格变化历程的作品是困难的,编者只能朝这个目标尽力而为。选本选取罗洪各个时期的短篇代表作并按照发表时间先后予以编排,细心的读者或许会领会编者的一些用意。

让我们共同走进罗洪小说所营造的那个年代。

林伟民

1997年5月

目 录

序言(柯灵)	——①
编选说明(陈子善)	——①
摹写“社会给我的一点悲哀”	——①
妈妈	——①
逝	——⑫
念佛	——⑳
烟馆小景	——㉔
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	——㉙
祈祷	——㉚
猫	——㉛
薄暮的哀愁	——㉜
为了祖国的成长	——㉞
倪胡子	——㊱
鬼影	——㊲

□ 妈 □ 妈 □

—

“爸爸，巧格力呢？……”孩子跳到父亲身边，想伸手到大衣的口袋里，嚷着说。

“啊，今天没有买，明天吧，乖乖的！”父亲抱起小女孩子，拉了那哥哥的手，走进书室来了。

那八岁的男孩子，又拍了拍口袋，失望似的，撅着嘴说：

“已经三天没有买了，爸爸天天骗我们！”

五岁的女孩，从父亲手里滑下来，跑向门口去，一边嚷着：“陆妈，你说爸爸回来会买糖的，你骗我！”

做父亲的人，看着那小女孩跑跳着的背影，那活泼又伶俐的样儿，飘动的头发，不能不使他想起亡妻的情影

了。又回头看见那大的孩子，正玩弄着两个美丽的小皮球，脸上还带点生气的模子，从侧面看去，真活像亡妻的仪态呢。不知怎么的，他心里非常不安起来，好像抱歉又好像羞惭那样，从孩子身上把眼光移开，看向窗外去了。虽然窗外有初开的碧桃和袅娜的稚柳，满眼都笼着春意，但那亡妻的影子，还是清晰地浮在他的眼前，仿佛看见她在微笑，又仿佛她蹙着眉，变成怨恨的样子，这一切，固然在他的记忆里刻画得很深了，一想起她，那十年同居生活中的一切，就会清晰地一一记忆起来。在同居的时候，即使偶然有一点不幸的事故，也是很平静地就会过去了的。至于她死后，更把对于妻的回忆，当件可贵的事。可是今天，一想起已故的爱妻，心里却觉得抱歉起来，即使对于孩子，也几乎有点自责的样子，何况这三天来，连孩子们爱吃的东西都忘掉买呢？

这时候，大的孩子好像忘却了刚才的失望，走到他身边说：

“爸，我们学校里下星期天到龙华去旅行，你不是说过同我们去玩吗？”

“春假我同你们玩两天，好不好？”

“好，可是你不要忘记哪！”孩子又想起三天没有买的糖了。

“那里会忘记呢？……”他抚摩了一会孩子的头，又说：“停一会有个客人来，我们便一起出去吧。”他正没有机会对孩子说这话，已经为难了好一会咧。

孩子喜欢得跳了起来，那小女孩子听着声音也从外面进来了，性急地问着哥哥。

“今天爸爸有客人来，同我们去散步咧。”他一边指着父亲的膝头说：“爸爸，来的是什麼客人呢？”

父亲踌躇了一下，“这里还没有来过，那客人一定很喜欢你们，你们等着吧！”

孩子们最没有耐性的，一听父亲说这样的话，便焦躁地等着客人。在失了母亲的家庭中，虽有两位道地的女仆管领着，可是在孩子们总觉得太寂寞了，所以一有新鲜的事情，便格外高兴着。最后还是父亲哄着他们到天井去玩皮球，才高兴地走了。

不一会，门铃响了起来，接着两个孩子争先走来嚷着说：

“有客人来啦！”大的孩子说过后，又回过头去，很生疏地望着来客。

父亲应着孩子的话走出去，当然是对孩子说过的那个客人，他自己招呼过后，很亲爱地俯下了身子，拍着孩子的肩头说：

“便是我方才对你们说的客人了，你们都叫声丽姑吧！”

孩子都有点羞怯地叫了一声。客人是一个年青的女子，穿着深红的旗袍，微卷着发，长圆的脸，含着微笑，显得很温柔的样子。她走近孩子面前，把两个精致美丽的盒子分给他们。

小的孩子向盒子看了一会，笑着说：“爸爸，是巧格力呢！”

“对啦，你高兴了吗？”

孩子看了看含笑父亲，又看看那微笑的客人，感谢

客人这满意的礼物似的。到后他们看见父亲陪客人在客室里坐下了，陆妈送过了茶，两人便退到了书室。难得有女客来的家庭，而且每人又得到一盒爱吃的东西，格外的兴奋咧。

“哥，我欢喜你那盒，你看，你的盒子有红花，我那个不是红的。”女孩子拉住了哥哥的手说。

做哥哥的给她这末一说，好像真的自己一盒比她的好，摇着头不肯了。可是她仍旧要求着，于是他说：

“那么我们都拆开来吧，看看可都是巧格力！”

糖是一样的糖，妹妹便不再说话了。他们各人含了一块，跑到客室那边去。父亲正和客人亲热的谈着话，父亲的快乐样子，在平时是难得见到的。看见他们走来，父亲笑着望他们一眼，又向客人说：“参观一下我们的书室吧！”客人便站起身子，搀了女孩的手，父亲走在前面，把每种东西指点给客人看。

“我一回到家里，总是在这儿工作的，你看吧，东西凌乱得这样子，太不成话了。”

客人还是高兴地笑着，点着头。那女孩子老是仰起脸看他们说笑，忽然她记起衣架那边母亲的照，便撒娇地对客人说：

“那边还有妈妈的照啦，看吧！”

客人跟着小手指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张年青女人的照像。那有力的眼神，短短的发，嘴角上挂着微笑，表示那很有果断的神情。女孩子仍旧望着客人，做哥哥的向母亲的照看了一会，又一样地看着客人，他们以为客人一定要快乐地称赞他们的妈妈。可是他们看见客人的笑